

官常典第三百九十五卷

給諫部名臣列傳三

宋一 田錫

按宋史本傳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幼聰悟好讀書屬文楊徵之宰襄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之延譽繇是聲稱翕然太平興國三年進士高等釋褐將作監丞通判宣州遷著作郎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改左拾遺直史館賜绯魚錫好言時務既居諫官卽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其略曰頃歲王師平太原未賞軍功迄今二載幽燕竊據固當用兵雖稟宸謀必資武力願陛下因郊禋耕籍之禮議平戢之功則駕馭戎臣莫茲爲重此要機也今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所謂老師費財者是也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聲教遠被自當來賓周成王時越裳九譯來貢且曰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其有聖人乎盍往朝之交州瘴海得之如獲石田臣願陛下務修德以來遠無鈍兵以挫銳又何必以蕞爾蠻裔上勞震怒乎此大體之一也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軒記言動豈聖朝美事乎又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

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祕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臣願陛下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苟職業修舉則威儀自嚴此大體之二也爾者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加又闢西苑廣御池雖周之靈囿漢之昆明未足爲比而尚書省湫隘尤甚郎曹無本局尙書無廳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邪臣願陛下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案獄官令枷杻有短長鉗鎖有輕重尺寸斤兩並載刑書未聞以鐵爲枷者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人之五臟皆麗於背遂減徒刑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疏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僚友謂錫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達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爲一賞奪邪時趙普爲相令有司受羣臣章奏必先白錫錫貽書於普以爲失至公之體普引咎謝之六年爲河北轉運副使驛書言邊事曰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取舍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靜之機不可妄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驅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爲捷矜捕斬小勝爲功賣怨結仇興戎致寇職

此之由前歲邊陲倣擾親迂革駱戎騎旣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內勞煩耗斂可勝言哉伏願申飭將帥慎固封守勿尙小功許通互市俘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亭障之地可積軍儲然後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旣心服而忘歸則力省而功倍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裔之策事戒輒發理貴深謀所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體求至治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爲君有常道爲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治也漢武帝躬秉武節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兩衣伐遼東之國則是舍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則是勞而無功也在位之臣敢言者少言而見聽未必蒙福言而不從方且虞禍欲下不隱情得乎惡在其務大體而求至治也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緩而速則害必由之而致可誅而赦則姦宄之心或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於利國可賞而罰則有以害勤勞之功可罰而賞則有以利僭踰之幸能審利害則爲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聰以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

曰明四目達四聰此之謂也臣又謂取舍不可以有惑者故曰孟賟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思慮不可以不精者故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心不得不憂願陛下精思慮決取舍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焉書奏上嘉之七年徙知相州改右補闕復上章論事明年移睦州睦州人舊阻禮教錫建孔子廟表請以經籍給諸生詔賜九經自是人知向學會文明殿災又拜章極言時政上嘉納焉轉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鼓院上書請封禪以本官知制誥尋加兵部員外郎端拱二年京畿大旱錫上章有調變倒置語忤宰相罷爲戶部郎中出知陳州坐稽留殺人獄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後徙單州召爲工部員外郎復論時政闕失俄詔直集賢院至道中復舊官真宗嗣位遷吏部出使秦隴還連上章言陝西數十州苦於靈夏之役生民重困上爲之戚然同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與魏廷式聯職以議論不協求罷出知泰州會彗星見拜疏請責躬以答天戒再召見便殿及行降中使撫諭仍加優賜咸平三年詔近臣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承旨宋白以錫應詔還朝屢召對言事錫嘗奏曰陛下卽位以來治天下何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臣請鈔略四部別爲御覽二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

而畢又采經史要切之言爲御屏風十卷置宸座之側則治亂興亡之鑒常在目矣真宗善其言詔
史館以羣書借之每成書數卷卽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御覽序曰聖人之道
布在方冊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迹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
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非獫精義以爲鑒戒舉綱要以觀會通爲日覽之書
資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經矧王者乎臣每讀書思以所得上補聖聽可以銘於座隅者書於
御屏可以用於常道者錄爲御覽冀以涓埃之微上裨天地之德俾功業與堯舜比崇而生靈亦躋
仁壽之域矣御屏風序曰古之帝王盤盂皆銘几杖有戒蓋起居必覩而夙夜不忘也湯之盤銘曰
德日新日新又日新武王銘於几杖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熟惟二者後必無凶唐黃門侍郎趙
智爲高宗講孝經舉其要切者言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憲宗采史漢三國以
來經濟之要號前代君臣事迹書於屏間臣每覽經史子集因取其語要輒用進獻題之御屏賓之
座右日夕觀省則聖德日新與湯武比隆矣五年再掌銀臺覽天下奏章有言民飢盜起及詔敕不
便者悉條奏其事上對宰相稱錫得爭臣之體卽日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擢右諫議大夫史館

修撰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六年冬病卒年六十四遺表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人居安
思危在治思亂上覽之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
矣若此諫官亦不可得嗟惜久之特贈工部侍郎錄其二子並爲大理評事給奏終喪錫耿介寡合
未嘗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之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己任嘗曰吾立朝
以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邪恐命焚之然性
凝執治郡無構所著有咸平集五十卷

孫何

按宋史本傳何字漢公蔡州汝陽人祖鎰唐末秦宗權據州強以賓佐起之鎰僞疾不應還家以講
授爲業父席字鼎臣顯德中獻贊聖策九篇引唐貞觀所行事以魏元成自况得對言曰武不可顯
斂不可厚奢不可放欲不可極世宗奇其言命中書試補開封兵曹掾建隆初爲河南簿太平興國
六年鴻臚少卿劉章薦其材改左贊善大夫歷殿中丞知龍州而卒何十歲識音韻十五能屬文篤
學嗜古爲文必本經義在貢籍中甚有聲與丁謂齊名友善時輩號爲孫丁王禹偁尤雅重之嘗作

兩晉名臣贊宋詩二十篇春秋意尊儒教儀聞於時淳化三年舉進士開封府禮部俱首薦及第又得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陳州召入直史館賜緋遷祕書丞京西轉運副使歷右正言改右司諫真宗初何獻五議其一請擇儒臣有方略者統兵其二請世祿之家肄業太學寒雋之士州郡推薦而禁投贊自媒者其三請復制舉其四請行鄉飲酒禮其五請以能授官勿以恩慶例選上覽而善之咸平二年舉入閣故事何次當待制獻疏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有吏部辨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正版圖而阜貨財有刑部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部繕宮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焉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唐之盛時亦不閑別分利權勦使額而軍須取足及元宗侈心既萌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爲租調地稅使始開利孔以構禍階至於肅代則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於是叛亂相仍經費不充迫於軍期切於國計用敕當時之急卒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思今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

制在此時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慎擇戶部尙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郎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郎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則進無措克之慮退有詳練之名周官唐式可以復矣茲事非艱在陛下行之爾是冬從幸大名詔訪邊事何疏曰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將可謂至多以高祖之大度兼肅王之赤心神武冠於百王精兵倍於前代分閫仗鉞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爲心賊遺君父爲恥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強兵坐達成算遂使腥羶得計蛇豕肆行焚劫我郡縣係累我黎庶陛下據人神之忿怒憫河朔之生靈爰御六師親幸澶魏天聲一振敵騎四逃雖鎮定道路已通而德棣烽塵未息此殆將帥或未得人邊奏或有壅閼鄰境不相救援糗糧須俟轉輸之所致也將帥者何或恃勇無謀或忌功玩寇但全城堡不卹人民邊奏者何護塞之臣固祿守位城池焚刦不以實聞老幼殺傷訖言他盜不救援者何緣邊州縣城壘叅錯如輔車唇齒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衛託稱兵少不出或待奏可乃行俟輦輸者何敵騎往還疾馳鳥逝羸糧景從萬兩方行迫乎我來寇已遁去此四者當今急務擇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內參用

謀臣防壅闕則莫若凡奏邊防陞見庭問合救援則莫若督以軍令聽其便宜運糗糧則莫若輕齋
疾驅角彼趨捷今大駕既駐鄆下契丹終不敢萌心南牧所慮薦食者惟東北無備之城繼完周防
不可不慎且蜂羣有毒豺狼無厭今契丹西畏大兵北無歸路獸窮則搏物不可輕餘孽尙或稽誅
奔突亦宜預備大河津濟處有之亦望量屯禁兵扼其要害則請和之使不日可待真宗覽而嘉
之及傅潛逗撓無功何又請斬潛以徇俄權戶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副使又獻疏請擇州縣守宰
省三司冗員遴選法官增秩益奉未幾徙兩浙轉運使加起居舍人景德初代還判太常禮院俄與
晁迥陳堯咨並命知制誥賜金紫掌三班院何先以被疾勉強親職一日奏事上前墜奏牘於地俯
而取之忽墜笏有司劾以失儀詔釋之何慚上章求改少卿監分司西京養疾上不許第賜告遣醫
診視醫勉其然艾何答曰死生有命卒不聽是冬卒年四十四上在澶淵聞之憫惜錄其子言爲大
理評事何樂名教勤接士類後進之有詞藝者必爲稱揚然性褊急不能容物在浙右專務峻刻州
郡病焉好學著駿史通十餘篇有集四十卷

田況

按宋史本傳況字元均其先冀州信都人晉亂祖行周沒於契丹父延昭景德中脫身南歸性沈毅
教子甚嚴累官至太子率府率況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舉進士甲科補江陵府推官再調楚州判
官遷祕書省著作佐郎舉賢良方正舉大常丞通判江寧府趙元昊反夏竦經略陝西辟爲判官時
竦與韓琦尹洙等畫上攻守二策朝廷將用政策范仲淹議未可出師況上疏曰昔繼遷擾邊太宗
部分諸將五路進討或遇賊不擊或戰衄而還又常令自守素馬紹忠護送糧餉於靈州諸將多違
詔自薈浦洛之敗死者數萬人今將帥士卒素已怯懦未甚更練又知韓琦尹洙同建此策恐未審
稟服臨事進退有誤大舉其不可一也計者以爲賊常併力而來我當分兵以禦衆寡不敵多貽敗
衄今若全師大舉必有成功此思之未熟爾夫三軍之命係於將帥人之才有大小智有遠近以漢
祖之善將不若淮陰之益辦況庸人乎今徒知大衆可以威敵而不思將帥之才否此禍之大者也
兩路之人衆十餘萬庸將驅之若爲舒卷賊若據險設伏邀截衝擊首尾前後勢不相援一有不利
則邊防莫守別貽後患安危之計決於一舉其不可二也自西賊叛命以來雖屢乘機會然終不敢
深寇郡縣以饑其欲者非算之少也直以中國之大賢俊之盛甲兵之衆未易可測今師深入若無

成功挫國威靈爲賊輕侮或別墮姦計以致他虞其不可三也計者又云將帥雖未足倚下流勇進
或有其人自劉平石元孫陷沒士氣挫怯未能振起今兵數雖多疲懦者衆以庸將驅怯兵入不測
之地獨其下使臣數輩干賞蹈利欲邀其功未見其利其不可四也計者又云非欲深絕沙磧以窮
妖巢但淺入山界以挫賊氣如襲白豹城之北臣謂乘虛襲掠既不能破戎首拉兜黨但殘戮孥弱
以厚怨毒非王師弔伐招徠之體然事出無策爲彼之所爲亦當塞發雷逝往來輕速以掩其不備
今興師十萬鼓行而西賊已清野據險以待我師何襲挫之有其不可五也自元昊寇邊人皆知其
誅賞明計數黠今未有間隙可窺而暴爲興舉計事者但欲決勝負於一戰幸其或有所成否則願
自比王恢以待罪勇則勇矣如國事何其不可六也昨仲淹奏乞朝廷敦包荒之量存鄜延一路令
諸將勒兵嚴備未行討伐容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若使涇原一路獨入則孤軍進退憂患
不淺傳聞賊謀俟我師諸路入界併兵以敵此正陷賊計中其不可七也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
同獻此策今若奏乞中罷則是自相違異欲果決進討則又仲淹執議不同乞召兩府大臣定議但
令嚴設邊備若有侵掠卽出兵邀擊或賊界謹自守備不必生用輕舉如此則全威制勝有功而無

患也於是罷出師議況又言治邊十四事遷右正言管勾國子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專供諫職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嘗面奏事論及政體帝頗以好名爲非意在遵守故常況退而著論上之其略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倬若日月不能纖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設或謙弱自守不爲恢闊睿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好之豈可得耶方今政令寬弛百職不修二虜熾結陵慢中國朝廷恫矜下民橫罹殺掠竭瀝膏血以資繕備而未免侵軼之憂故屈就講和爲翕張予奪之術自非君臣朝夕恥債大有爲以過後虞則勢可憂矣陛下若恐好名而不爲則非臣之所敢知也陛下倘奮乾剛明聽斷則有英睿之名行威令懾姦兇則有神武之名斥奢汰革風俗則有崇儉之名澄冗濫輕會斂則有廣愛之名悅亮直惡巧媚則有納諫之名務諮詢達壅蔽則有勤政之名責功實抑偷幸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不爲則天下何所望以平乎抑又聖賢之道曰名教忠誼之訓曰名節羣臣諸儒所以尊輔朝廷紀綱人倫之大本也陛下從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無恥之徒爭進而勸沮之方不行矣豈聖人率下之意耶時邊奏契丹修天德城及多緝堡砦况意其畜姦謀乃上疏曰朝廷予契丹金帛歲五十萬脰削生民輸將道路疲弊

之勢漸不可久而近西羌通款歲又予二十萬設或復肆貪瀆再有規求朝廷尚可從乎臣至愚不
當大責每念至此則惋嘆不已矧兩府大臣皆宗廟社稷天下生民所望而繫安危者豈不爲陛下
思之哉每旦垂拱之對不過目前政事數條而已非陛下所以待輔臣非輔臣所以憂朝廷之意也
有唐故事肅宗以天下未乂除正衛奏事別開延英以詢訪宰相蓋旁無侍衛獻可替否曲盡討論
今北敵桀慢而河朔將佐之良愚中兵之善窳道路之夷險城壘之堅弊軍政之是否財糧之多少
在兩府輔臣實未有知之者萬一變發所忽制由中出少有差跌則事不測矣如前歲肅英劉大符
始來和議未決中外惶擾不知爲計此臣所目觀也和議既定又復恬然若無事者是豈得爲安哉
願因燕閑召執政大臣於便殿從容賜坐訪逮時政專以慮患爲急則人人惟恐不知以誤應對事
事惟恐不集以孤聖懷旦夕憂思不敢少懈同心協力必有所爲今不以此爲務而日以委瑣之事
更相辨對議者羞之臣叨備近列實係朝廷休戚惟陛下不以人廢言尋爲陝西宣撫副使還領三
班院保州雲翼軍殺州吏據闕城叛闕詔況處營田汰諸路宣毅廣捷等冗軍策元昊勢屈納款
必令盡還延州侵地毋過許歲幣并入中青鹽請戮陝西陷歿主將隨行親兵其論甚偉然不盡行

也有奏議二十卷始契丹寇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其父延昭延昭哀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延昭生八男子多知名況長子也保州之役況阮殺降卒數百人朝廷壯其決後大用之然卒無子以兄子爲後

孫甫

按宋史本傳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少好學日誦數千言慕孫何爲古文章初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再舉進士及第爲華州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杜衍辟爲永興司錄凡吏職纖末皆倚辦甫甫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衍聞之不復以小事屬甫衍與讜語甫必引經以對言天下賢俊歷評其才性所長衍曰吾辟屬官得益友諸生亦多從甫學問徙知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蜀用鐵錢民苦轉貿重故設法書紙代錢以便市易轉運使以僞造交子多犯法欲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僞造錢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仁廢大利後卒不能廢衍爲樞密副使薦於朝授祕閣校理是歲詔三館臣僚言事甫進十二事按祖宗故實校當世之治有所不逮者論述以爲諷諫名三聖政範改右正言時河

北降赤雪河東地震五六年不止甫推洪範五行傳及前代變驗上疏曰赤眚者赤眚也人君舒緩之應舒緩則政事弛賞罰差百官廢職所以召亂也晉太康中河陰降赤雪時武帝怠於政事荒宴後宮每見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經國遠圖故招赤眚之怪終致晉亂地震者陰之盛也陰之象臣也後宮也四裔也三者不可過盛過盛則陰爲變而動矣忻州趙分地震六年每震則有聲如雷前代地震未有如此之久者惟唐高宗本封於晉及卽位晉州經歲地震宰相張行成言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宜制於未萌其後武昭儀專恣幾移唐祚天地災變固不虛應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懼姦邪以肅天下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謹戎備則切責大臣使之預圖兵防熟計成敗制後宮則凡掖庭非典掌御幸者盡出之且裁節其恩使無過分此應天之寶也時契丹西夏稍強後宮張修媛寵幸大臣專政甫以此諫焉又言修媛寵恣市恩禍漸已萌夫后者正嫡也其餘皆婢妾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帝曰用物在有司朕恨不知爾甫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夏國乞盟甫上一利四害曰宿兵以來國用空耗今若與之約和則邊兵可

減科斂可省其爲利一也始契丹聲言嘗遣使諭西人使臣中國今和議既成必恃其功去歲有割
地之請朝廷已增歲賂若更有求將安拒之其爲害一也自承平四十年武事不飭及邊鄙有警而
用不習之將不練之兵故久無成功然比來邊臣中材謀勇健者往往復出方在講訓不懈以張中
國之威一旦因議和弛備復如曩日緩急必不可用其爲害二也自元昊拒命終不敢深入關中者
以唃廝囉等族不附慮爲後患也今中國與之和獲歲遺之厚彼必專力以制二蕃强大之勢自茲
爲始其爲害三也且朝廷恃久安之勢法令紀綱弛而不葺及四戎累敗王師始議更張以救前弊
今見戎人請和苟貪無事他時之患不可救矣其爲害四也凡利害之機願陛下熟圖之又言張子
奭使夏州回元昊復稱臣然乞歲賣青鹽十萬石兼欲就京師互市諸物仍求增歲給之數臣以謂
西鹽數萬石其直不下錢十餘萬緡况朝廷已許歲賂二十五萬若又許其賣鹽則與遺契丹物數
相當使契丹聞之則貪得之心生矣況自德明之時累乞放行青鹽先帝以其亂法不聽及請之不
已追德明弟入質而許之是則以彼難從之事杜其意也蓋鹽中國之大利又西戎之鹽味勝解池
所出而出產無窮旣開其禁則流於民間無以隄防矣兼聞張子奭言元昊自拒命以來收結人心